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
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鏤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
橋邊遊女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鏤
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
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

老迎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冲
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
病神祇禱我知十載丈夫堪耻處朱雲猶掉直
言旗言旗盡樹難千門真自選之蓋不來雲香香山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言旗盡樹難千門真自選之蓋不來雲香香山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槿墮初開艷蟬聞第
一聲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閑生此別無多語期
君晦盛名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官牆當道危行人為汝去遲遲
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銅黨豈能留漢鼎清
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
雀悲

揚州三首

揚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
揚州揚鑿汴河自造水調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
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金絡擎鵬去鸞環拾

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
王奈却迴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
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為壯豪
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潤州二首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裡
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
憐東晉寂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
塞愁

謝眺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

橫強弩潤州城孫權築號為鐵瓮柳暗朱樓多夢雲畫角愛飄江

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惜

千金借與君春無日

金刻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
遲留暮藹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
吹是揚州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光魏帝縫囊

真戲劇符堅投筮更荒唐千秋釣舸歌明月萬
里沙鷗弄夕陽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
來商

江南懷古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
金陵過惆悵閑吟憶庾公

江南春絕句

千里鷺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牕杜陵隋苑
已絕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
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
湖東

宣州送斐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

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銷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
雲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
心懸旆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
寂寥

句溪夏日送廬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
赴舉

野店正紛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
楊枝冉冉跡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
悵桂花時

自宣城赴官上京

蕭灑江湖十過秋酒盃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
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
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挂却知閑事終把蹉跎訪
舊遊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爲吏非循吏論書讀
底書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宇清無比溪
山盡不如嘉賓能嘯詠宮妓巧粧梳逐日愁皆
碎隨時醉有餘偃湏求五鼎陶祇愛吾廬趣向
人皆異賢豪莫笑渠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
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曉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雲容水態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
雨暗殘燈碁欲散，酒醒孤枕鴈來初。
可怜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
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
相倚恨一時迴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兼葭楚雨深自滴堦前
大梧葉千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鷺千轉弄葦蕩盡日無人
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激激落寒汀不用憑欄
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縉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器成黃壤不知
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巨卿哭處雲空斷阿
鷺歸來月正明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
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
柳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
筋凝時紅粉和待得枚臯相見日自應粧鏡笑

蹉跎

池州廢林泉寺

廢寺碧溪上，頽垣倚亂峯。
看栖歸樹鳥，猶想過山鐘。
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

憶齊安郡

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
格卑常汨汨，力學強悠悠。
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漫流。

池州清溪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
來白髮根何物，賴君

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
斷滿溪冰，携茶臘月遊。
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閑詠周公七月詩。
竹帛未聞書死節，丹青空見畫靈旗。
蕭條井邑如魚尾，早晚干戈識虎皮。
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骨清年少眼如冰，鳳羽參差五色層。天上麒麟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韻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醪時。雲壘心凸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南國劍眸能盼盼，侍臣香袖愛微微。垂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劫孤燈一局碁。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凌歊宋武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蘭溪

在贛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秋晚早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巖

瀨碧滢滢

湘中書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揆
衣裳遠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
節到重陽顧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侯曾公觸
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為錦帳郎網今
開傳變書舊識黃香曾在史館四年姪女真虛語飢兒欲
一行淺深瀕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

溪村十載違清裁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
處與開罇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
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
朱衣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
酒怕旁圍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晞一盃寬幕
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黃甘嫩吳溪紫蟹肥平生
江海志佩得左魚歸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
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
不負煙霞

題茶山 在宜興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脩貢亦
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
澗渡喧逐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
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山有金沙泉脩貢出罷貢即絕牙香紫
璧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
聲谷谷迴磬音藏葉鳥雲豔照潭梅好是全家

到廉為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
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
分溪燎巖野花遠夏瑟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
有佳人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鷺起鴛鴦
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畫舫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
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
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
條谿幾朵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
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豔嫩水碧
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

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曉鏡誰與惜
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
當酒家錢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

長句四韻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
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
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為閑客此

閑行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權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
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為溪移歷歷羽林影踈踈煙
露姿蕭蕭騷寒雨夜敲劫夜晚風時故國何年到
塵冠挂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掩斂下瑤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

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為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
為弄玉媒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閑一朵佳人
玉釵上祗疑燒却翠雲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
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
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
離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祇應圖畫家相宜。自嫌流落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絕句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獨柳

含煙一株柳，拂地搖風久。佳人不忍折，悵望迴纖手。

早鴈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鷓鴣

芝莖抽紺趾，清啖擲金梭。日翅閑張錦，風池去。翳羅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繭字換群鴉。

鸚鵡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綃。故國隴山樹，美人金

剪刀避籠交翠尾
鱗嘴靜新毛
不念三緘事
世途皆尔曹

鶴

清音迎晚月
愁思立寒蒲
丹頂西施頰
霜毛四皓鬚
碧雲行止躁
白鷺性靈麤
終日無群伴
溪邊弔影孤

鷓鴣

擾擾復翻翻
黃昏颺冷煙
毛欺皇后髮
聲感楚姬絃
蔓壘盤風下
霜林接翅眠
祗如西旅樣
頭白豈無緣

鷺鷥

雪衣雪髮青玉觜
群捕魚兒溪影中
鷺飛遠映碧山去
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
多下珠簾閉
瑣牕何處管巢
夏將半
茅簷煙裏語
雙雙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
社去社來人不看
長是江樓使君伴
黃昏猶待倚欄干

傷猿

獨折南園一朶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
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納
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寺廢竹色死宦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
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遙知渡江日正是擷

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
知心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
一片玉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晦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
共心語一如攜穉往東西

共公題禪院

航舡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
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一六王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陀丈五墳九泉如結友茲地好

埋君

朱雲葬陽陵郭外

黃州竹逕闌

竹濁蟠小徑屈折鬪地來三年得歸去知遶幾

千迴

題敬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

悠悠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綵服鮮華觀渚宮鱸魚新熟別江東劉郎浦夜
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風落落精神終有立飄
飄才思杳無窮誰人世上為金口借取明時一

薦雄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紅燭短時卷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
兩行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

世除詩畫強名看着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

閑行思香

贈朱道靈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

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絕句

屏風周倣畫織罽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牕

鸞髮女拂塵猶自妬嬌饒

哭韓卓

平明送葬上都門紉髮交橫逐去魂歸來冷笑

悲身事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

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

三峯

樊川文集第三

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無語對殘照文路不封
國祚正存重國祚正存

傳史中

平知... 又... 歸... 來... 矣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
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

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苔雙鬢雪
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鴛駘蒙錦繡塵
土浴潺湲郭隗黃金峻虞卿白璧鮮貔貅環玉
帳鷓鴣破蠻戕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
明迥野冠珮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

謳謠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
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唯沙月孤
燈但客舫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
去浮生亦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

懷鍾陵舊遊四首

一謁征南最少年虞卿雙壁截肪鮮歌謠千里
春長暖絲管高臺月正圓王帳軍籌羅俊彥絳
帷環珮立神仙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
執鞭

又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
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掘雙龍牛斗氣高
懸一榻棟梁材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
處堆

又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
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
連風定翠沾沾徒兼斜輝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
氣象兼

又

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
雷霆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
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
蜀羅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
麗華誰憐容足地却羨井中鼃

又

王頌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潑灑倪塘水义牙出
骨鬚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江上雨寄崔碣

春牛平江雨圓文破蜀羅聲眠蓬底客寒濕釣
來簑暗澹遮山遠空濛着柳多此時懷一恨相
望意如何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滄浦感舊為
詩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
褐眠摇摇遠堤柳暗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
因似昔年

商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
芳草遠牛巷雞埒春日斜秀眉老父對罇酒倩
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
細沙

商山富水驛

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為富水驛

益驚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議
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
貧長欠一盃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
惕然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
雲來沉定藍光徹喧繁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
作子陵臺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饒
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塹依然在弱
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
陽中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水疊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惆悵

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自不勝前灘急夜響密雪映
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絙明朝楚山上莫
上冢高層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
洪河壯霜後精神泰華寧廣德者強朝萬國用
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皮諭安史何人敢
弄兵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峯勢遠隨碧溪風澹態芳樹雨
餘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
樂是何時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

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只似更空重屋空

赤壁

東坡先生文章畫眼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鏤二喬半在知亦不一酒亦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
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

馬却遲遲

寄浙東韓又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
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蛟蝶文
章應廣畔牢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
不休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楚白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即息夫人

細霄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雪溺前溪水啼聲已繞灘，梅衰未減態春嫩。不禁寒跡去，夢一覺年來事百般。聞君亦多感，何處倚欄干。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爲吏塵中勢自迴。朱紱久慚官借與，白頭還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輕進，豈是君門不大開。霄漢幾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鄉材。

寄崔鈞

緘書報子玉，爲我謝平津。自愧掃門士，誰爲乞火人。詞呂陪羽獵，戰將騁駢隣。兩地差池恨，江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

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
萬株楊柳拂波垂
蒲根水暖鴈初浴
梅徑香寒蜂未知
辭客倚風吟暗
淡使君迴馬濕
旌旗江南仲蔚
多情調悵望
春陰幾首詩

和州絕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
牛渚山邊六閭津
歷陽前事知何實
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兒
江東子弟

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晉龍驤
馳騁功名業帝王
至竟江山誰是主
蒼磯空屬釣魚郎

寄澧州張舍人笛

髮勻肉好生春嶺
截玉鑽星寄使君
檀的染時痕半月
落梅飄處響穿雲
樓中威鳳傾冠聽
沙上驚鴻掠水分
遙想紫泥封詔罷
夜深應隔禁牆聞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羣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
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來美更香。
憐君片雲思，一棹去瀟湘。

瀟湘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鏤池塘百歲空。
水殿半傾

蟾口澁為誰，流下蓼花中。

汴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
遊人閑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凍

千里長河初凍時，玉珂瑤珮響參差。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酬張祐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
薦衡昔日知文舉，今狐相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
北極樓臺

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
唱歌辭滿六宮與士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官二
十年一聲河滿子隻淚落君前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醉江東蕭灑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
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
歲須齊衛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
無同

題元處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
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攄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
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籌筆驛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婺霸略非匡漢宏圖欲
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褒斜路懸
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沉慮經謀
際揮毫決勝時園觚當分畫前著比操持山秀
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鼓運去事終虧
命屈天方獸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

初基揔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
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
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
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
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
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襄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
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
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

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重題絕句一首

郵亭寄人世人世寄郵亭何如自籌度鴻路有

真真

送陸滄郎中棄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倏去忽來
應有意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奇寄與玉人
天上去栢將軍見不教吹

天士去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李膺鍾瑤中外兄弟

少相墳笮實弟兄光塵能混合壁畫最分明臺閣

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

為嶺南并寺副使金橐寧迴顧珠簾肯一棖祇宜裁密詔

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風初

婉軟離思苦繁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

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

平

遣興

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嗚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
遣有窮途

早秋

踈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罇酒酌未酌曉花頻不頻銖秤與縷雪誰
覺老陳陳

秋思

熱去解鉗鈇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
袖知髮短梳未足枕涼閑且歌平生分過此何

事不參差

途中一絕

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
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

春盡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交爾別離獨倚關亭
還把酒一年春盡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饑潛銷暗鑠
歸何處萬指侯家自不知

代人寄遠 六言二首

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宛陵樓上瞪目
我郎何處情饒

繡領任垂蓬髻丁香閑結春梢賸肯新年歸否
江南綠草迢迢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鷓飛暗砌勻檀粉晴牕畫
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
宵歸不歸

舊遊

閑吟芍藥詩，悵望久頻眉。盼眄迴眸遠，纖衫整
髻遲。重尋春書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
郎誰得知。

寄遠

隻影隨驚鴈，單栖鎖畫籠。向春羅袖薄，誰念舞
臺風。

簾

徒云逢剪削，豈謂見偏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
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
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待華堂。誰見昭陽

殿真珠十二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畱情孤。高堪弄
柏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
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
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
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
遠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

株桑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

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
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
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
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
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

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烟陽羨里解龜休去路
非賒

江上偶見絕句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
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
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

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漢輦郎千載更逢
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送盧秀才一絕

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潯潏如不改愁更釣
魚來

醉題

金鑷洗霜鬢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
還高

十里氏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一絕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題張處士山莊一絕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軋箏脩篁與嘉樹偏倚半
巖生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
隨白騎三台星裡拜文星

贈別

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
揚州路卷上珠簾揔不如

多情却似揔無情唯覺罇前笑不成蠟燭有心
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
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
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
謳歌去柳遠春隄處處聞

爲人題贈二首

我乏青雲稱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
陵心桂席塵瑤珮瓊鑪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
珥悔聽琴月落珠簾卷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

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襟和簪
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絕好音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綠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枕前聞去鴈樓上送
春歸半月緝雙臉凝膏素一圍西牆苔漠漠南
浦夢依依有恨簪花懶無寥鬪草稀雕籠長慘
澹蘭畹謾芳菲鏡斂青蛾黛燈挑皓腕肌避人
勻迸淚拖袖倚殘暉有貌雖桃李單棲足是非
雲駟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少年行

官爲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
處期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鉞田竇長留醉蘇
辛曲讓岐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
賀公卿拜壽卮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
階前

有寄

雲闊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
山頭

樊川文集第四

有寄

前

...

...

...

...

...

...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

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

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

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贄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

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
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
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在今
媯川縣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皆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
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
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
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
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遇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

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
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
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
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
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取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

黎陽新鄉並屬衛州 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

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取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

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取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
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該侵
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飲
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史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
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取策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必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襄公鄂公
之徒並為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
有不幸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
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
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凡有四三時耕稼撥藜襖音耒音一時治武騎十萬人
 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
 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
 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盱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黥七國近者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

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

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

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笑口

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

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

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

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

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

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

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

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

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嶺相貫高山

大河盤互交鑱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

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

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

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

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

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

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

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公

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

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

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

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刊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美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
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
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
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
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
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
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
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
偶而已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議誅洗東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
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含引混貸煦

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
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潁軒囂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筭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曰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

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縣名屬冀州

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

二縣屬深

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

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

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脩平

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

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

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

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

者低自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

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

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

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

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

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

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

尺之刃突前跳後卒

疾忽反

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

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

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

大河精甲數億鈐劔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

潭趙

地名鄆西六十里

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

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

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徊顛囿玩之臣頽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

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

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

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

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

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

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

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
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
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

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

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

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

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

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逾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
願得鎮清海新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
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驚新羅人者保
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
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
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
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
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
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
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爲相以年
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
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
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
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
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
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
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
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
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
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摧於保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
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

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
心旣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爲百
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
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
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
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借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代正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

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
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
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
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
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
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涪陽路出荊州松
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紉田悅朱泚朱滔等僭
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
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風官也可以置之
也用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

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少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

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

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

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三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

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温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
以壇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
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
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
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
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樊川文集第七

中書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契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紇于衆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江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迷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紉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爲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
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帥高崇文客軍遠闔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
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
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
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
烈日夕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
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
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
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

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
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
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
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
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日覩無不如志公
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
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
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
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
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
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
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
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
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餼

如無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暈羽綢以長堤繚四千步
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
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僖宗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
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
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
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
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勿聞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
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
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
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

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備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賚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

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篔簹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晝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津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

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
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
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
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唯李太尉德裕
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
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
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
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
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
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患上
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
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
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
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
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
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闕
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

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
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
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
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
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
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
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
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
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在京控山東劉
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
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
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
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
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天
下人爲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

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
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
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桐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
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
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
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
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鈇音華劊力各切使之擢破三
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軍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
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
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
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
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
容開成未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
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人
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日選
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察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
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
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
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
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
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惜次女嫁河中
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
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
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
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滂幽以
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
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
魁壘孰爲忌畏諧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
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崗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炆在陳為車騎將軍炆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崗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

為六代孫曾祖憚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頴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懼以日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為言注

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貞外郎帝曰周其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虔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斲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

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
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
刑部尚書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
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
旁睨後進鵠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
于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
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
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
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
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剽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
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
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
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
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
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答
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
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
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
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

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
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
為官事嫠姊出告返百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
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
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
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
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
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
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迹剛蹊隙竅去
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